缑乡人物

叶梦鼎:要留清白在人间

赵宗彪

叶梦鼎（1200—1279）是南宋丞相，宁海人。宁海县自西晋建立以来，行政基本上隶属台州。明代的台州六县，即是临海、黄岩、太平、仙居、天台和宁海。直到1952年，才将宁海划归宁波。鲁迅在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中，说柔石有着“台州式的硬气”，柔石就是宁海人。

入二十五史里的台州人，宁海籍就有十个。因为宁海与天台都属台州，叶梦鼎与同朝为官的贾似道是同乡。

叶梦鼎，字镇之，本姓陈。七岁时，过继到舅舅家，改姓叶。少年时期，跟随直龙图阁郑霖、宗正少卿赵逢龙学习。在太学的上舍是优生，通过考试，成绩优秀，授信州军事推官之职。以后，历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，最后为右丞相。

叶梦鼎个性耿直，敢于任事。向皇帝上书或召对时，都实事求是，指出问题症结所在。他面对皇帝，也敢于直言：“外有窥边之大敌，内有伺隙之巨奸。”

叶梦鼎代理袁州知州时，上级要求袁州调集平价米三万斛。叶梦鼎认为：“袁州山多而田少，朝廷免除调集本地粮已有百年，现在忽然政策变化，如果我现在同意了，百姓子孙将受无穷之害。”坚决顶住了这项不合理政策的落实。本州一个叫汤颀的人，出于对教育的热爱，一时脑热，裸捐了自己的田产给政府办学，造成家庭困顿，妻子离散。叶梦鼎知道后，认为这样的道德榜样不能提倡，全部退还了汤颀捐献的田产，让他的家庭得以团聚。袁州当地流行多神崇拜，各类迷信盛行，还有神水治病等妖言惑众，造成百姓人心惶惶，不事生产。叶梦鼎下令拆除了非法祭祀的庙宇，填掉了产生神水的妖井，改变了当地的风俗。

叶梦鼎兼任吉州知州的时候，理顺了政府与当地驻军的关系，建立了社仓、义仓等社会互助和救济机制，平反了李义山受赃之冤。

理宗皇帝找他谈话，在谈到赈灾放粮政策时，叶梦鼎向皇帝请求：水旱灾害年年都有，救灾赈灾事关死生，急如星火，开仓发放救济粮，不必层层汇报待批准后才执行，可以放粮后补办手续。

理宗景定四年（1263），叶梦鼎任职枢密院事，进封临海郡公。丞相贾似道为了财政需要，准备发行新纸币，以取代十七、十八两界的老纸币，叶梦鼎认为这会造成当地物价上涨，给民众带来灾难，坚决反对。后来，只取代了十七界的纸币。贾似道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，要强行推行公田法，叶梦鼎认为此法对民众不利，坚决反对。最后，此法只在浙右一地实施。

理宗去世后，太子即位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叶梦鼎说：“母后垂帘，岂是美事!”朝廷任命叶为参知政事，增加待遇。叶梦鼎力辞，丞相贾似道诚恳地挽留，他也不同意。度宗皇帝勉谕再三，下诏要他接受，他还是不肯。贾似道对皇帝说：“叶梦鼎如果去了，则江万里、王爚必不来。”

后来，叶梦鼎任资政殿学士、庆元府（今宁波）知府、沿海制置使。他肃清了沿海一带的盗匪，只法办了首恶，胁从者一律不问，避免了社会动荡。行政费节余部分，他一律不受。建立济民仓以备饥岁，造驿舍以待宾旅。

1267年，度宗皇帝又任命叶梦鼎为参知政事，加食邑。叶梦鼎因为贾似道丞相专权，不能干事，先后写了六封辞职书，皇帝都不同意。皇帝又专门任命著作佐郎卢钺与台州知州项公采为特使，催促叶梦鼎来上任。度宗任命叶梦鼎特进、右丞相兼枢密使，叶梦鼎又多次辞职，皇帝不许，他只好与贾似道在工作职责上作了分工，以免相互干扰。

利州转运使王价曾因言获罪，本身并无过错，四川制置司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平反。王价死后，他的儿子要求落实政策。叶梦鼎了解情况后，明确表示了支持平反、落实政策的意见。丞相贾似道觉得这件好事办成了，却恩非已出，十分恼怒，就将几个经办人员处分了，并张榜公布，以示警告。叶梦鼎认为正常工作受到干扰，勃然大怒：“我这人绝不会委曲求全!”立即提出辞职。贾似道母亲胡氏知道了，责怪儿子说：“叶丞相本来好好在家了，也从不想当丞相，是你拼命将他逼出来当。现在，你又这样牵制他。你如不听我的话，我就不吃饭了。”贾似道说：“当官了，就不能不这样厚黑的。”这时候，太学生们也向皇帝请愿，认为贾似道专权固位，太过霸道。贾似道有所悔悟，就让人去办平反和落实政策这件事。叶梦鼎认为，同这样的人搭档，根本没法干事，去意更坚。

度宗皇帝为了图省事，准备免去各地行政首长上殿觐见的程序，叶梦鼎坚决予以反对。他对皇帝说：“大宋祖宗非常重视各地行政长官，让他们上任前觐见陛下，是为了观察他们的人貌品行，对他们进行勉励，当面宣示纪律，让他们爱育百姓。这样他们上任后，会将皇帝的恩情传达到下级官吏和民众，也会时刻牢记陛下的送别教诲之意。现在，各地官员不远千里来到首都，近在咫尺却无缘一见陛下天颜，这是有违祖宗本意的。”

到了1273年，已经在家休养的叶梦鼎再一次辞职。度宗皇帝派出了多批使者催促他赴杭州上班。他带病行进到了嵊州，再一次上表要求退休，并且不等皇帝批复，就自己乘船回老家了。皇帝使者告知这样擅自回家是违抗圣旨，叶梦鼎说：“廉耻事大，死生事小，万无可回之理。”贾似道得知消息大怒，认为这个台州同乡在拆他的台。度宗皇帝知道他去意已决，最后只好同意他辞职，保留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之职。

景炎元年（1276)，蒙元军队进入首都杭州，南宋恭帝被俘。出逃的宋皇室成员和官民，拥立益王即位于福建，建立抵抗侵略者的临时政府。第二年，临时政府派人到宁海，授叶梦鼎以少师、太乙宫使的职位，请叶梦鼎南下指挥抗元。当时的时局危如累卵，对大宋非常不利，出于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，叶梦鼎以七十八高龄，欣然接受任命，并毅然乘船南下。船到温州沿海，海路已被侵略者控制，他们无法继续前进。叶梦鼎向南恸哭而返。两年后，叶梦鼎病逝于家，享年八十。

作为国家的忠臣柱石，叶梦鼎是个幸运者，在自己的国家和文明被摧毁以前，他即已离去了。所以，他留下的诗，还没有多少的悲凉与绝望。如《武夷鼓楼岩》：“鼓楼岩下鼓楼开，举世邯郸梦未回。安得老鼍教唤起，万人醒眼上山来。”

叶梦鼎生于末世，一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，清正刚直，不屈不挠，却能寿终正寝，还真是不易。

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
——悼甬上好友舒继恒先生

楼明月 储吉旺

噩耗传来，令人难以相信！宁波新闻事业的忠诚守门人、宁波广播电台原党委书记、台长，宁波市慈善总会原副秘书长舒继恒先生，近日在甬上遽然辞世。

这个消息太突然了。他走得匆忙，亲友来不及问候，医生来不及抢救，子孙来不及尽孝，先生便如一缕春风，拂过甬江的山山水水，飘然而去。

舒继恒先生是象山县人，但他平生的业绩却留在了宁海县和宁波市的宣传事业上，特别是在宁波市的新闻广播事业上。记得他在县委报道组任职时，为了扩大新闻队伍、提高业务水平，振兴宁海的外宣工作，舒继恒先生多次召集工厂、学校和事业部门的通迅员进行业务培训，带领大家深入基层采访新闻，集体交流评议稿件，并带领大家直接送稿到《浙江日报》社，听取编辑的审稿意见，以提高自己的采写能力。直到选中的稿件排出清样、上机印刷，大家才带着欢声笑语返回宁海。我们俩有幸多次参加这类培训班，从此以后，舒继恒先生就成了我们亦师亦友的至交。直到后来他调到宁波广播电台工作，我们仍然信息相通，时常往来。

在此后近50年的交往中，我们十分钦佩舒继恒先生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诚朴的处世品格。在新闻业务培训阶段，他总是严格要求、一丝不苟，一个句子，一个标点，一件事实，他都要校正准确，绝不含糊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他退休后兼任宁波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时，十分关心全市的弱势群体，多次找到企业界有成就的朋友，恳请为弱势群体捐款。一趟又一趟奔波，不辞辛劳，透露出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。他的这种精神，如春泥护花，春雨润根，永远暖在我们心头。

我们还记得他在培训期间强调的那些话：“作为以消息类为主的新闻稿件中，除了以事实为依据这个大前提外，文风一定要朴实，语言一定要通俗，绝不许滥用形容词，绝不许夸张粉饰……”现在回想起来，他所说的这些话，不仅仅是对新闻稿件的要求，也是对我们人生品格的要求。他的一生勤奋耕耘、不问收获；朴质无华，毫无掩饰。在负责新闻写作期间，他剪贴了几十本自己的见报稿件；担任电台领导后，他又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、年度计划、授课讲稿。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，见证了他对新闻事业的担当精神。据我们所知，他的一生从未与人结怨交恶，从不与人争名夺利。怀赤子之心，尽当事之责，守朋友之义，行君子之道。然而，天妒英才，未能容先生久留，纵然我们呼天抢地，也难抗天命。呜呼痛哉！唯愿先生一路走好，谨作七绝一首，以为永诀。

晴天一闪惊雷声，
热泪千行哭故人。
旧事漫漫成忆海，
清香袅袅祭英灵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之“渡水母溪”考

孔祥贵

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、游记文学家、旅游家徐霞客的《徐霞客游记》记载：“十五日，渡水母溪，登松门岭，过玉爱山，共三十里，饭于筋竹岭庵，其地为宁海、天台界。”

松门岭，在宁海县岔路兆岸村的对岸，笔者多次到实地研学考察。岭脚有白溪，登松门岭必经白溪。但《徐霞客游记》所记之“水母溪”不知在哪。

白溪又称白渚溪，是宁海县最大的溪流。发源于天台华顶山学堂岗北麓，于双峰庙下坑进入宁海县境后称梅溪，依次纳入浑水溪、曼湾、大松溪诸水，与大松溪汇流后称白溪，沿途流经岔路、前童、跃龙、越溪等乡镇（街道）。其中在马婆园处与大溪（又称大瑜溪、黄坛溪、杨溪）汇合后，经水车在白峤港流入三门湾，注入东海。白溪主流长66.5千米，流域面积67平方千米。其中，宁海县境内溪流长54.9千米，宁海县境内流域516平方千米。白溪支流有50多条，是宁海县境内主流最长、流域面积最大、开发价值最高的溪流。现在白溪上段，在宁海县岔路镇天河行政村里王自然村的西面，建有白溪水库，为大（Ⅱ）型水库。

笔者查找了《宁海县志》《宁海县水制志》《白溪水库志》等文献资料，白溪没有“水母溪”的别名，也没有称“水母溪”的支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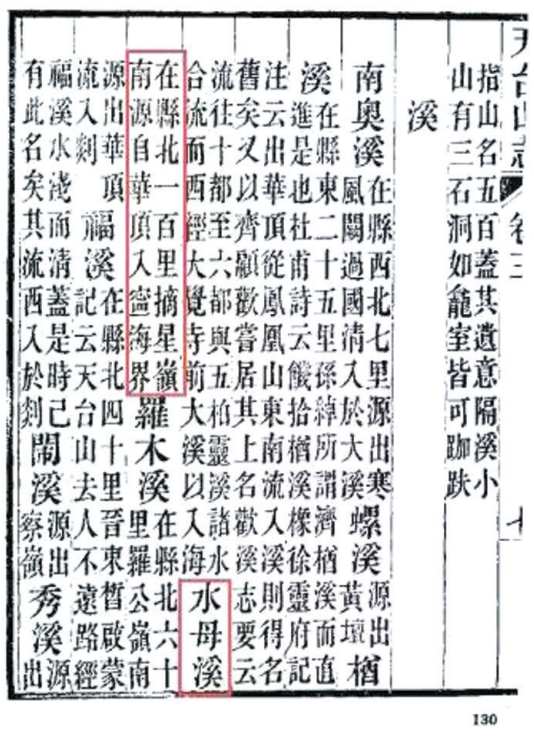
在松门岭周边没有水母溪，而《徐霞客游记》记载，游圣在登松门岭之前，渡的是水母溪。笔者百思不得其解。难道是笔误吗？白溪跟水母溪字形、读音没有相近之处，认为笔误的可能性极小。

笔者在宁海县徐霞客研会会员周林云先生的帮助下，查阅了《天台山方外志》，里面有两处关于“水母溪”的描述，并且与白溪有关联。《天台山方外志》第三卷《形胜考·溪》记载：“水母溪，在县北一百里，摘星岭南。源出自华顶，入宁海界。”①第二卷《形胜考第四》记载：“若夫，丹山夷夷，草木萎蕤，何独王爱，我亦爱之，则有王爱山之胜。修竹千竿，兰若数楹，长者福聚，纳子化城，则有筋竹岭庵之胜。云生足底，人行天上，谁挈我衣，空中五两，则有弥陀庵、仰天湖道中之胜。此东门第二支取华顶之仄径，以水母溪为界也。”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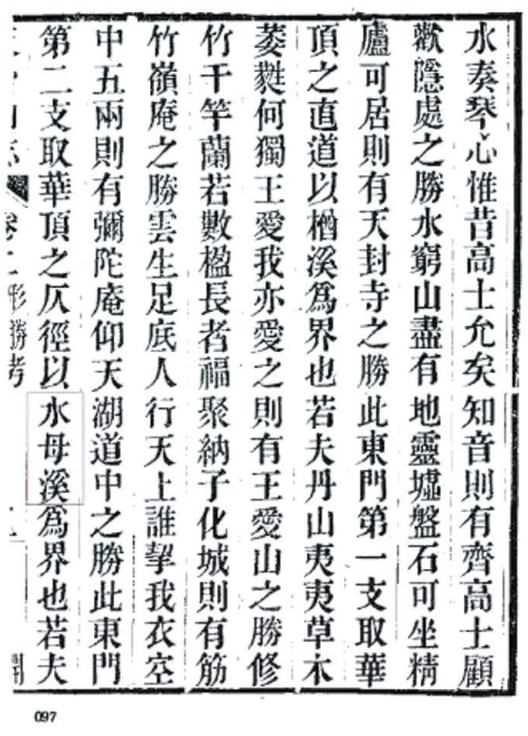
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松门岭，与《天台山方外志》中的水母溪不在同一地方，并且相差甚远。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松门岭是否不在宁海境内呢？笔者反复通读《徐霞客游记·游天台山日记》，根据《徐霞客游记》对松门岭地形、地貌的描述，以及里程的记载，结合现状，深入研究，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松门岭在宁海县岔路镇兆岸村对岸的松门岭。那么，水母溪就是现在的白溪。

徐霞客在第二次游天台山的《徐霞客游记》里记载：“天台之溪，余所见者：正东为水母溪；察岭东北，华顶之南，有分水岭，不甚高；西流为石梁，东流过天封，绕摘星岭而东，出松门岭，由宁海而注于海。”可以看出，徐霞客对“水母溪”进行过特别的研究，那为什么把白溪记为水母溪呢？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因为上游有水母溪入宁海汇合到白溪，将白溪误记为水母溪；二是因为当时白溪的水质特别好，符合水母生长条件，把白溪记为水母溪；三是两者兼而有之，既因为上游水母溪流入白溪，又因为当时松门岭一带溪水里有水母生长，因此把白溪记为水母溪。这只是笔者的推测和研判，可能另有其因。

“癸丑之三月晦，自宁海出西门，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。”《徐霞客游记》从宁海开篇。《游天台山日记后》有两处记载水母溪，笔者遵循古今结合，古为今用，以现代为主的理念，认为“正东为水母溪”与“渡水母溪”之水母溪，虽属同一条水系，但地段不同名称也不同。“正东为水母溪”之水母溪，是“天台之溪”，与《天台山方外志》记载的“水母溪”相吻合，在天台县境内。“渡水母溪，登松门岭”之水母溪，在宁海县境内，实际上不称水母溪，而是称为白溪。



①《天台山方外志》卷三，《形胜考·溪》P130



②《天台山方外志》卷二，《形胜考第四》P97

参考文献：《天台山方外志》（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三辑），丹青图书公司印行，1985年11月。